

(二) 秦、汉

李 斯

谏逐客书..... 2

贾 谊

过秦论..... 4

吊屈原赋..... 9

鹏鸟赋 10

惜誓 12

晁 错

论贵粟疏 14

韩 婴

鲁监门之女婴 17

伦扁斫轮 18

庄 忌

哀时命 19

邹 阳

狱中上梁王书 22

枚 乘

七发 25

柳赋 30

刘 安

招隐士 31

女娲补天	33
羿射十日	33
九方堙相马	34
善呼者	35
塞翁失马	35
鲁人报仇	36
司马相如	
天子游猎赋	36
大人赋	44
哀秦二世赋	46
长门赋并序	47
美人赋	49
难蜀父老	51
董仲舒	
士不遇赋	53
东方朔	
七谏	55
答客难	61
司马迁	
秦始皇本纪	65
项羽本纪	84
高祖本纪	101
吕太后本纪	120
六国年表序	129
秦楚之际月表序	131

越王勾践世家·····	132
陈涉世家·····	140
留侯世家·····	146
陈丞相世家·····	154
绛侯周勃世家·····	161
伯夷列传·····	168
司马穰苴列传·····	170
孙子吴起列传·····	173
商君列传·····	178
张仪列传·····	183
平原君虞卿列传·····	197
魏公子列传·····	204
范雎蔡泽列传·····	210
乐毅列传·····	224
廉颇蔺相如列传·····	229
田单列传·····	237
屈原贾生列传·····	241
吕不韦列传·····	248
刺客列传·····	253
淮阴侯列传·····	264
酈生陆贾列传·····	276
季布栾布列传·····	284
袁盎晁错列传·····	288
张释之冯唐列传·····	295
魏其武安侯列传·····	300

李将军列传·····	308
卫将军骠骑列传·····	314
汲郑列传·····	326
酷吏列传·····	331
游侠列传·····	343
滑稽列传·····	348
货殖列传·····	351
太史公自序·····	361
报任少卿书·····	367
悲士不遇赋·····	373
褚少孙	
西门豹治邺·····	374
杨 恽	
报孙会宗书·····	377
刘 向	
九叹·····	379
礼 记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387
曾子易箦·····	388
苛政猛于虎·····	389
大同与小康·····	389
刘 歆	
甘泉宫赋·····	391
王 褒	
九怀·····	392

洞箫赋·····	396
扬 雄	
甘泉赋并序·····	400
羽猎赋并序·····	403
逐贫赋·····	407
马 援	
诫兄子严敦书·····	408
王 符	
司原猎豕·····	410
班 彪	
北征赋·····	411
班 固	
艺文志序·····	413
萧何传·····	423
贾谊传·····	428
苏武传·····	444
董仲舒传·····	449
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	464
张骞传·····	465
主父偃传·····	470
杨恽传·····	473
霍光传·····	478
扬雄传赞·····	490
刘歆传·····	492
儒林传序·····	496

龚遂传·····	500
外戚传序·····	502
李夫人传·····	504
两都赋并序·····	506
幽通赋·····	516
王 充	
周人不遇·····	519
李 固	
遗黄琼书·····	521
张 衡	
二京赋·····	522
南都赋·····	537
归田赋·····	541
赵 壹	
刺世疾邪赋·····	542
蔡 邕	
述行赋并序·····	544

秦、汉

李 斯 (? — 前 208)

战国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少时曾为郡小吏,后与韩非一同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公元前 247 年西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后任郎中,说秦王政,拜为客卿。秦王并天下,官至丞相。当时销兵器,焚诗书,统一文字等措施,多半是他的主张。故司马迁说:“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史记·太史公自序》)对他在秦统一事业中的作用给予较高的评价。秦始皇死后,赵高谋立始皇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他被迫胁从,虽一时委曲求全,但终为赵高所谮,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市,夷灭三族。《史记》有《李斯列传》。

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汉文学史纲要》)他的散文,在风格上大有战国纵横家文章纵横捭阖之余风,对西汉前期的政论文颇有影响。他所写的刻石铭文,继承发展了先秦青铜器铭文,虽是歌功颂德之作,但对后代的碑志铭文等也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 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穆公用之，并国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纳，疏士而弗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鹢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而赵、卫之女，不充后庭；骏良骅骝，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

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本篇选自《文选》卷三九。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王政拜李斯为客卿，适值韩国使水工郑国入秦，劝秦王大兴水利，以消耗秦国力量，使其不得用兵伐韩。当此事被发觉之后，本来就怀有排斥客卿情绪的秦国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秦王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下令驱逐客籍官员。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他就向秦王上了此书；秦王看后便取消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恢复了他的官职。李斯上书时在秦王政十年，即公元前237年（《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篇文章可称为秦朝散文中最优秀的杰作。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对偶、铺陈等修辞手法，词藻华美，气势纵横，具有不同寻常的艺术感染力，所以终于打动了秦王政。（方 勇）

贾 谊 (前 200—前 168)

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青年时即博学能文,为郡人称誉。文帝初召为博士,岁超迁为太中大夫。为朝廷大臣所忌,贬为长沙王太傅。再转为梁怀王(文帝幼子)太傅。梁怀王坠马死,贾谊自责为傅无状,忧郁而卒,年三十二岁。其思想以儒家为主,杂有法、黄色彩。其散文凌云健笔,酣畅淋漓,行文流畅,富于感情和表现力。其赋作体式上沿用楚辞体而又呈现新的特色,在辞赋从骚体向汉大赋的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被称为“骚体赋”。明人辑有《贾长沙集》。

过 秦 论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纵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纵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

其意，吴起、孙臆、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镞，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蹶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铤于勾戟长铍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

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轂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廩，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

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

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本文选自《史记·秦始皇本纪》，而文字排列次第则依贾谊《新书》之《过秦》。今仍按传统分法分全文为三篇，并分别于各篇之间空出一行以示区别。所谓“过秦论”，即论秦国之过失的意思。上篇，总论秦国兴衰之原因，是全文的关键。中篇，指出秦在取得天下后继续推行暴力，秦二世也未能革除暴政而推行仁义。

下篇，指陈在秦朝即将土崩瓦解之际，秦子婴仍然执迷不悟，而且又孤立无亲，危弱无辅，所以彻底覆亡。总之，上、中、下三篇依据史实立论，结论可靠，说服力强，为汉代及以后的统治者提供了改革政治的借鉴。故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谓其为“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方 勇）

吊屈原赋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鸢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阉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铍。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风飘飘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偃蛟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驎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螭蛟！

本赋选自《文选》，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于赴任途中

所作。《汉书·贾谊传》说：“文帝招以为博士，……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悉更奏之……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害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乃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谊追伤之，因以自谕”。在这篇作品里，贾谊既感怀屈原逢时不祥、独罹咎难的命运，又抒写了自己被人排挤、远贬荆楚的嗟苦和愤懑。作品感情真挚，起伏跌宕。又多议论，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倾向融于议论之中，被称为是“辞清而理哀”的吊文“首出之作”。（《文心雕龙·哀吊》）

赋作体式上沿用楚辞体而有所创新。如兮字句的运用，以及乱词结尾等，都是从形式上直承楚辞的。而铺陈排比，四字句的运用又使作品带有一些散化。讯词之长，可谓空前，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感情。这种被称为“骚体赋”的作品在赋从骚体向汉大赋过渡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龚克昌 郑明璋 桑学英）

鵩 鸟 赋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

鵩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问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

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鹏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螭。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交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块圯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如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抻？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东西；大小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本赋选自《文选》，是贾谊为长沙王傅时的作品。《汉书·贾谊传》载：“谊为长沙傅三年（即前173），有鹏飞入谊舍，……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全赋用老庄齐万物、等死生的思想来排遣自己由于鹏鸟入室带来的烦恼，抒写了他被